



今年5月9日,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上隆重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4周年阅兵仪式。在此期间,一辆修复后的T-34坦克突然出现在世人眼前。这一场景让在场不少老兵为之动容,潸然泪下。
承载着厚重历史的T-34坦克不仅在二战时的欧洲战场上大显身手,在后来的朝

鲜战场上也表现不俗。尤其在志愿军战士手中,它屡建功。这其中,215号功勋坦克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在朝鲜战场上,它纵横驰骋,以少胜多,立下赫赫战功。如今,它和它的模型依然伫立于各地的展厅展台,诉说着过去的历史,诠释着不朽的战斗精神。

215号坦克:生动诠释“绝地反击”

李磊 尹航 宋宇建 叶锦源

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,一辆T-34坦克静静地伫立在地下一楼展厅内。聚光灯下,一身军绿的它显得沉稳、庄重。岁月的气息悄然弥漫开来,这让它前伸的炮管上那6颗红五角星格外引人注目。

前面的解说板上有一行醒目的大字:“英雄的215号坦克”。

仅从装备参数上判断,这几乎是一场无法获胜的对决

1953年,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。同年7月,在石砚洞北山某高地上,敌人的3辆M46坦克给志愿军形成了严重威胁。这是美军插入志愿军阵地的一颗钉子,经过他们煞费苦心的经营,高地上还同步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。

志愿军独立坦克第四团二连二排215号坦克和其他2辆坦克受领了“拔钉子”、支援步兵攻下敌方高地的任务。当时,215号坦克和其他2辆坦克都是由苏联生产的T-34坦克。

T-34坦克对阵M46坦克,仅从装备参数上判断,这几乎是一场无法获胜的对决。

M46“巴顿”坦克是二战后美军第一代坦克,是M26“潘兴”坦克的改进版。而M26坦克是二战期间美国研发的重型坦克,本准备用于对付德国“虎”式坦克,但它参战后刚过了几个月,德军就宣告投降,尚未来得及发挥作用。

1948年7月,安装了新发动机、新变速箱和新型火炮的M26正式改称M46“巴顿”中型坦克。

改装后,M46正面装甲厚度超过100毫米,呈倾斜式布置,后部装甲最大厚度为51毫米,侧面装甲最大厚度为76毫米。所配火炮为90毫米M3A1坦克炮,射程远、精度高。

T-34/85坦克是苏联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装备的中型坦克。中国成立装甲兵部队后,从苏联购买了10个坦克团的这种装备。它也因此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装甲兵部队的主要装备。

T-34坦克的正面倾斜装甲厚度只有60毫米,侧面装甲厚度45毫米,而主炮是85毫米的坦克炮。

如果正面相遇,在正常交战距离,T-34很难击穿M46车首装甲,而M46则可以正面击穿T-34。

身为T-34坦克的215号就在这样的数据背景下,驶向了与M46对决的战场。

危急时刻,单车上演“绝地反击”

向预定阵地开进那日,正值雨季。许多巨大的弹坑都被积水掩盖。



3辆坦克驶入一片开阔的泥泞地时,一发炮弹突然在215号坦克正前方落下,泥地瞬间被炸出一个大坑。驾驶员陈文奎立即刹车,但为时已晚,巨大的惯性把坦克带进了深坑。

坦克车长杨阿如和战士们跳下车,垫木头、挖泥土,用尽办法,但重达32吨的坦克依旧动弹不得。

此处距敌阵地仅百余米,又不易隐蔽。情况十分危急。杨阿如向指挥所汇报了情况。新命令很快下达:其他2辆坦克先行撤退,由215号坦克单独承担消灭敌坦克任务。

如此作战环境,要想完成任务,难度可想而知。但是,T-34坦克在朝鲜战场上展现出的惊人射程和威力,给了全体乘员以信心。

在夜色掩护下,坦克手们再次跳下车,用泥土、碎石、草木将坦克伪装成一个小土包。为使其更加逼真,他们抹平了周围20米内履带碾过的痕迹,摆正了几株被撞倒的植被……

高地上的敌军似乎有所觉察,对这片开阔地的炮击更加猛烈、密集。伪装后的215号坦克门窗紧闭,车内闷热不堪。没有食物,也没有水,大家咬紧牙关继续对敌方阵地进行认真观察,仔细记录高地上敌军动态。

第二天黄昏时分,高地上3辆敌方坦克突然出现。炮长徐志强抓住时机,迅速锁定目标侧后装甲,杨阿如一声令下,

215号坦克发出一声声怒吼,穿甲弹相继出膛,敌方首辆坦克顿时被击穿起火。

敌炮火迅速向215号坦克所在方位袭来。敌另外2辆坦克慌忙调转炮口。杨阿如果断下令,战车连续发射出穿甲弹,敌第二辆坦克燃起熊熊大火,第三辆也被打得动弹不得。

这使杨阿如他们更加坚信,只要战术运用得当,照样能以弱胜强,取得胜利。

示假隐真,全体乘员与坦克同进退

一连摧毁、杀伤敌3辆坦克后,215号坦克的方位暴露了,虽然敌步兵不敢擅动,但坦克周围爆炸声已四起。是丢下坦克撤退?还是等在原地挨炸?陈文奎想出一计,迅速发动坦克,猛踩一脚油门,让发动机大声吼叫,然后慢慢降低油门,逐渐把声音变小,最终使坦克熄火,佯装正在撤出阵地。

敌人上当了,他们的炮火沿着坦克可能退却的道路,狂轰滥炸地延伸了2千多米。原地未动的215号坦克却毫发未损。

现在重新回顾那段历史,就可以知道为什么5名坦克手会选择与215号坦克共进退。从第一到第四次战役,志愿军战士对付敌军坦克,只能依靠步兵手中的少量反坦克手雷、无后坐力炮等武器,直到第五次战役才有了一定规模的

坦克部队。

如果再对比下双方的坦克数量,这种选择的必要性就更加清晰。1953年以前,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坦克部队,有4个团以上的兵力,共有坦克近200辆,总数为“联合国军”坦克数量的十分之一。最多时也只达到7个坦克团,坦克数量是“联合国军”坦克的七分之一。

这种情况下,坦克手们对215号坦克怎能不“视如珍宝”。

经过重新伪装,全体乘员以顽强的毅力,再次坚守在215号坦克上。两天两夜没有进食,许世德、徐志强、陈文奎相继昏倒。指挥所允许只留下两个人,其他人员全部撤出。可谁也不肯离开。

10日早上,215号坦克收到指挥所新命令:消灭敌方高地上新调进的2辆坦克。

首先要将坦克开出来!面对新的作战命令,已经十分疲惫的官兵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再次行动起来。他们把混合了泥土的草堆捆在身上,以躲开敌机侦察和狙击手偷袭,爬到几百米以外的山上寻找被炮火炸断的树干。经过了不知多少次往返,他们终于在临近傍晚时聚集了70多根木头,垫平道路,将坦克开出了弹坑。

午夜,战斗打响,215号坦克仅用11分钟,就摧毁敌M46坦克2辆、地堡2个、机枪巢3个、小口径炮3门。在215号坦克的有力配合下,志愿军最终控制

了石砚洞北山阵地。

“人与装备最佳结合”的生动演绎

这只是215号坦克参加的众多战斗之一。有关资料显示,在抗美援朝战争中,215号坦克共击毁敌M46坦克5辆、击伤1辆,摧毁地堡26个、击毁迫击炮9门、坑道和指挥所各1个,出色地完成了7次配合步兵的作战任务。

战后,志愿军总部授予215号坦克“人民英雄坦克”光荣称号,全体乘员记集体特等功。

回顾这段历史,人们不会忘记在这次战争中有着优异表现的T-34坦克。人们更不会忘记,杨阿如率领的班组和他们驾驶的215号坦克,不会忘记215号坦克身上所承载的重大意义。

它所承载的是中国军队维护和平的胸怀与胆略、敢于亮剑的胆识与勇气,以及打赢现代化战争的惊人潜力。

1958年3月,荣立两次一等功、荣获“二级人民英雄”荣誉称号的杨阿如,面对军队调整大局,复员回到家乡,做起了农民。那时,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,杨阿如如功绩卓著却不伸手,戎马一生却甘于平凡。直到4年后电影《英雄坦克手》上映,人们才知道他的英雄事迹。

英雄本平凡,不平凡的是他们的精神和这种精神的赓续。

今天,在第71集团军某合成旅,215号坦克所在连队的荣誉室内,一面锦旗悬挂在墙面上,“单车作战机智顽强,开敌坦克成绩辉煌”16个字熠熠生辉。每当新兵入连或是连队参加重大演训演练任务,全连指战员都会庄重地站在它面前,重温前辈们铸就的革命精神,激发官兵迎难而上、的血性胆气。

而在陆军装甲兵学院,在历届学员合影时,那辆215号坦克的模型,都是出镜率最高的“明星”。

军人生来为战,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致力于“实现人与装备的最佳结合”,这样才能真正做到“首战用我,用我必胜”,担负起捍卫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神圣使命。

如今,这辆曾经在战火中滚过和鸣的215号坦克,经历了岁月的剥蚀后反而有一种别样的力和美,作为曾经浸染了血色的立体革命教材,它也在提醒后人不可须臾弛废武器装备。

上图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的215号坦克。

1941年6月,白俄罗斯格罗德诺附近,德军坦克与苏联红军坦克交上了手。德军坦克手很快发现,以往已方坦克“势如破竹”的势头遭到遏制,苏军的坦克不论是在装甲、火力还是机动性能上都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……

这是T-34坦克的“首秀”,也被后人称为“T-34冲击”。在德军“虎”式坦克问世之前的多次交战中,T-34坦克一路所向披靡,让德军吃尽苦头。

当时的苏军坦克手,想来一定会以该型坦克自豪。但也许他们那时并不知道,是一个人的两次“逆行”,才成就了这威力惊人的T-34坦克。

1937年,苏联哈尔科夫工厂内,工程师正在对一辆BT系列坦克进行改造。上级希望他们将这款坦克改造为车轮履带两用式战车。然而,时任工厂设计室总设计师的科什金后来认为这样的改造毫无意义。再三思索后,他向苏联最高军事会议提出了编号为A-32的设计方案,目标是强化当时战斗力并不出众的苏军纯履带战车。

与上级指示“逆行”的A-32设计方案一经提出,就引起极大争议。好在,苏

两次“逆行”与T-34坦克

李磊 张盼 胡益鸣

联高层并未否定科什金的方案,他们批准他生产一辆原型车,以证明其技术战术性能的可靠性。

根据这套方案,科什金和同事将坦克正面和侧面装甲分别设计为32度和49度的斜角,炮塔设计为六角型,正面装甲厚度为60毫米,侧面装甲厚度为45毫米,车身斜角一直延伸到炮塔,从正面看几乎是一个三角形。

这样的斜面装甲虽略显笨重,但大大提升了坦克防御力。首先,面对斜面装甲,飞来的炮弹更容易被弹开;其次,一枚水平射来的炮弹,击中斜面装甲以后,需要穿过更厚的钢板才能将其击穿。

历经3年时间,研发团队终于将T-34坦克原型车造出。

接下来就是证明它机动能力的时候了。当时科什金已显露出肺炎症状。但为保证试验顺利进行,他不顾已经患病的事实再次选择了“逆行”。

在寒风刺骨的天气里,他亲自带队,用12天将T-34坦克以履带行军的方式从哈尔科夫直接开到莫斯科,“事实胜于雄辩”地证明了T-34坦克的可靠性和灵活性。

1940年,T-34坦克获准批量生产装备部队。在当时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德国坦克在500米之外都无法将T-34正面装甲穿透。然而,那时的科什金已经去世。原因正是一年前那次长途奔袭,过度劳累导致他的肺炎加重并引发了其他综合征。

降落伞——直升机的新“护身符”

刘林菁 滕飞



当前,世界各国对飞行器安全越来越重视。但是,对其中一些飞行器来说,这方面的进展显然还不够快。以直升机为例,它的螺旋桨设计使弹射座椅的使用变得尤为困难。尽管一些国家已经采用了直升机“防坠毁设计”,但是对“更好安全设计”的呼唤一直有增无减。

近日,在俄罗斯展出的一款意大利新型直升机——Zephyr轻型双座直升机吸引了人们的视线。这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降落伞救援系统的直升机。当直升机遇到故障不能自旋降落时,其主旋翼顶端安装的降落伞会马上弹出,让直升机通过伞降的方式安全降落到地面。

在此之前,意大利有关厂家进行

了多次实验。他们在时速55公里、高度300米的情况下模拟发生事故,弹道降落伞打开后,将直升机的下降速度控制在7.5米/秒的水平,完全在人体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。伞盖在大约6秒内能够完全展开,其最小逃生高度为150米。

不过直升机执行作战任务时,飞行高度一般都不大,若发生事故,直升机下坠的速度会很快,很可能瞬间就会用完与最小逃生高度之间的落差。而且,这款降落伞系统目前只适合轻型直升机,能否开发出中、重型直升机使用的降落伞系统还未可知。因此,它显然不能百分之百地解锁直升机的安全难题。

但是,从另一方面来看,它至少可以使轻型直升机上的人员生还率显著上升,使事故后的直升机更容易修复。同时,也为中、重型直升机救援系统的研制提供了新的思路。

兵器漫谈

供图:张盼
版面设计:梁晨

相关链接